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Foreign Studies on Marxism and Socialism Series
徐崇温 主编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William H. Shaw

[美]威廉姆·肖◎著
阮仁慧 钟石韦 冯瑞荃◎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by WILLIAM SHAW

Copyright © 1978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With arrangement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文中文版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8 年版译出, 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和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 [美] 威廉姆·肖著; 阮仁慧等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3 (2007.12 再版)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5366-0894-8

I. 马… II. ①肖…②阮…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 历史哲学—理论研究 IV. 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6971 号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MAKESI DE LISHI LILUN

徐崇温 主编

[美] 威廉姆·肖 著 阮仁慧 钟石韦 冯瑞荃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别必亮

责任校对: 郑葱

封面设计: 李怡 王娅

版式设计: 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2.5 字数: 144 千

1989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 000 册

ISBN 978-7-5366-0894-8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Makesi De Lishi Lilun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 徐崇温(1)

中译本再版序 (1)

导 论 (1)

第一章 生产的解剖 (8)

一、生产力 (10)

二、生产资料 (10)

三、劳动力 (15)

四、科学与协作 (22)

五、对两种异议的考察 (27)

六、生产关系 (30)

七、两种关系的类型 (31)

八、劳动关系 (35)

九、所有权关系 (39)

十、所有权 (46)

十一、阶级 (51) 1

第二章	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	(57)
	一、生产力的第一性地位	(59)
	二、为什么生产力占支配地位	(64)
	三、唯物主义与历史解释	(70)
	四、生产力的巨大动力作用	(80)
第三章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87)
	一、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88)
	二、修订的序言	(96)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订正	(103)
	四、向社会主义转变	(108)
	五、股份公司和社会主义	(109)
	六、辩证法和无产阶级	(113)
第四章	向资本主义的长征	(121)
	一、原始共产主义和阶级社会的出现	(122)
	二、自然经济	(132)
	三、亚洲：冻结在文明的门槛前	(133)
	四、古代的生产模式	(139)
	五、封建关系的发展	(144)
	六、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	(149)
第五章	结论	(161)
	一、生产力动力学评论	(161)
	二、持续的难题	(167)
	三、评价	(173)
	后 记	(181)
2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182)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说与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

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做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

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做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

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例。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中译本再版序

一百多年前游荡在欧洲的一个“怪影”——马克思主义，今天已受到西方公众的广泛关注，研究它的人愈来愈多，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开始出现，而在50年代至60年代后颇为流行的一种社会思潮。它以现代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背景，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批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同时，探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渊源和途径，试图重新研究、解释和推进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就是其中的一个学派。呈放在读者面前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该学派具有代表性的一本著作。作者威廉姆·肖是美国田纳西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了非“传统”的解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一位学者。正如英美某些评论家所言：“在威廉姆·肖提出了明白的挑战之后，各大图书馆都收藏了他的书。”

大家知道，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要表明社会历史发展是否有规律，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什么。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都主张把人的意识、主观性提到首位，认为社会历史就是人的主观性的现实化的展开，这显然是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就是社会物质生产形态的更迭的观点相悖的。威廉姆·肖指出，虽然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文献是丰富的，“但是对历史理论这个特殊课题，却很少有著作以他们需要的持续和系统的方式去予以阐述”，^①以致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变得更加牵强附会，甚

^① 本书《导论》第1页。

至作出许多互相矛盾的解释,造成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迷宫”。作者深知历史理论这个课题的重要,因此,借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自称在马克思思想的框架内,来发掘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澄清马克思运用的有关概念,填补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的不足。他说:“我所关心的,是马克思关于历史变革的、基础性的一般结构模式,以及推动历史统一和历史前进的因素”。他所论述的,“是被马克思理解为构成历史变革和进化基础的经济原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①

威廉姆·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论题,都是为了反对当时盛行的各种唯心论潮流,唯心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历史的进步描写成是人类精神发展的结果,人的意志变成永恒的绝对形式,不受任何事物的支配,也不被客观世界所决定。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历史唯心论的错误,指出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辩证法构成了历史进化的基础和历史进化的动力。这就规定了历史及其发展的物质统一性。

威廉姆·肖著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是挑选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两个中心概念,用更为精细的方式加以分析。在这里他首先明确地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都是被当做同义术语使用的。作者说,马克思没有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下过正式的定义,在使用中相当任意和灵活,在总体上也没有保持一致性和准确性,然而这些概念是相当稳定的,还可以用合理的精确度予以界定,各个概念相互匹配,并没有不适当的概念妨碍马克思理论之船出航。因此他捍卫了这两个中心概念的基本可理解性。作者在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时,认为马克思把生产力看做是历史发展的具有动力性的决定

2 ① 本书《导论》第4页。

因素,因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但是生产力决定什么、怎样决定、为什么决定等,马克思本人没有关于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的任何详尽评论。

威廉姆·肖分析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细微差别”,找出它的“内在难点”,终于用“技术决定论”来取代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重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那么,威廉姆·肖所得出的“技术决定论”是否符合马克思语言的本意?是否作为威廉姆·肖的正确归纳?特别是“技术决定论”是否解决了作者自己提出的“细微差别”和“内在难点”?正如一位西方评论家所指出的:“威廉姆·肖分析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运用精确的逻辑形式进行的,它最后归结为‘技术决定论’……如果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只是‘技术决定论’,那么在很早以前就会丧失它的迷惑性。”正是如此,按照威廉姆·肖的解释,社会历史就是技术变革的历史,这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我们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有重大的作用,我们也充分肯定科学技术革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因为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辩证法表现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变革,它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社会经济效益。但是肯定科学技术的重要与承认“技术决定论”是有严格区别的。因为科学技术绝不能独立地成为支配社会、统治社会、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相反,科学技术的作用是靠一定生产方式制约的;科学技术的应用是靠一定的社会制度影响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它的作用不能像生产工具那样直接应用于生产,必须通过转化、物化、渗透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才能进入生产过程,变成直接的生产力,从而对社会生产发生作用。所以,科学技术是和生产力的诸要素密切联系,互相配合,才能作为生产力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同时,科学技术的应用还会受到不同社会

制度的制约。这不仅说明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不能脱离一定的生产关系,而且表明新的成果应用于生产,会受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阶级的制约。我们看到,作为科技成果的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力量,然而机器一旦被资本家应用,就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科学家发明的科技财富,由于某些财团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因此,只有在先进的社会制度下,科学技术才能被自觉地用来为社会繁荣和为大众造福。所以,威廉姆·肖把生产力诸因素一概撇开不谈,把生产关系看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多余的环节,看做与生产力发展无关,显然是片面的。

由此可见,威廉姆·肖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归结为“技术决定论”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违背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思想。他的片面性就在于把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加以绝对化,把科学技术的进步看做是脱离人类、脱离社会、脱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独立因素。当然,作者认为这是他“对马克思作出比许多马克思的朋友们所自觉捍卫的、更为‘原教旨主义的’解释”。到底实际情况如何?是忠于马克思,还是曲解了马克思?看来,威廉姆·肖的“技术决定论”对于有志于研究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人士来说,是一个不乏趣味的课题。

威廉姆·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还表现了经验论哲学思想。一般地说,分析学派是以逻辑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威廉姆·肖也不例外。他说:“从根本上说,我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一种以经验为根据的科学理论来对待”。又说,他打算提供的是对马克思思想中以经验为根据的一部分内容进行分析,这就能“提高本书的价值”。以“经验”为依据,以“经验”为价值,是本书所贯穿的一条主线,或者说是基本观点。那么,经验为何物?我们看来,对“经验”这个词既可以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也可以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因此,就有唯物主义的的经验论与唯心主义的的经验论之分。威

4

廉姆·肖说,“历史的进步为什么应该被假定是两种“因素”当中的一种的作用呢?”^①这里说的两种因素,就是指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可见,他要求的经验是超出唯心和唯物之上的中立的“第三者”,成为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精神的东西。归根到底,这是地道的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这种经验论强调经验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经验是认识的界限,经验之外的问题是不能证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割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联系,从而否定了理论思维,否定了科学抽象。作者说,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理论模型”、“发展模式”等是一种有更多思辨性的形而上学社会观。唯心主义经验论所说的“形而上学”不过是毫无意义的代名词,这里不去赘述。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理论模型是一种科学的抽象,对于社会的研究既不能用望远镜,也不能用显微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必须借助理论思维,将取得的经验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过程。这就是从复杂多变的现实对象出发,通过对感性材料的抽象,概括出科学的理论模型,来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特性。理论思维的科学抽象,不是远离现实,而是更深刻地反映现实。正如列宁指出:“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②因此,作为“理论模型”、“发展模式”不仅不是形而上学的,反而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唯心主义经验论在否认理论思维的同时,也就必然否定个别与一般、偶然和必然的联系。威廉姆·肖提出,生产方式“是否具有独一无二的发展趋势”,“自然经济中的经济事件非常多地依赖于个别人的倾向性和决策”,不

① 见本书第17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存在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必然性。^①一般和个别是对立统一相互联系的,个别表现了事物的特殊,一般是表现诸特殊事物中存在的普遍,二者是有区别的,但是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个别又体现了一般。马克思历史理论之所以成为科学,正是马克思从各个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中抽象出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最后导致灭亡的规律。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②看来在这一点上,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威廉姆·肖从同情马克思主义,试图发掘马克思的理论,走向否定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必然性,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我们再来谈谈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所用的方法。一般说来,任务决定方法。他们的任务并不在于提出命题或建立命题体系,而在于逻辑地分析和阐明科学中的概念、假设和命题的意义,从而使“形而上学”的混乱思想得到澄清。因此,他们的方法就是着重分析语言的意义。而分析语言的意义,可以从语言的句法入手,也可以从语言的语境入手,威廉姆·肖所运用的是日常语言的语义分析。这种方法力图弄清马克思的理论究竟是怎样陈述的,它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分析学派把语言的明晰性看做高于一切。比如你说的是A,那么A指什么?A表达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如

^① 参见本书第169—170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果 A_1 比 A_2 含混, A_1 就是有疑问的,不可信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又假如 A 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不同的意义,就是前后不一致、有矛盾等等。总之,作者正是期望通过这样“精细的方法”、“有条理的解释”、“严密的分析”和“逻辑的论证”来阐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细微差别”,并使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某些“内在难点”突出地显现出来。这种研究方法对考察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固有的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有用的。

当前,在我国理论界,对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规律以及基本理论,一般地说,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解释。但是,在一些重要观点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分歧和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采用的一些分析方法和分析技巧对于我们研究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无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有了重要成果。当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面对着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世界,廓清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显得非常重要。

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由于许多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阐述中,糅合了不少“附加”成分,以致在理论上产生了许多混乱,在实践中造成了种种失误。我们期望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译本,能够给大家提供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一个机会。我们更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帮助大家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中,运用逻辑的分析工具,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进而在语义上区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若能如此,译者就甚感欣慰了。

阮仁慧

1990年4月



本书旨在研究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①。虽然有关马克思的文献是丰富的,但是对历史理论这个特殊课题,几乎没有著作以它们需要的持续和系统的方式去予以阐述。完全可以理解,大多数介绍马克思其人和阐述其主要思想的著作,并没有对马克思的理论信条作出评价他的历史观所必需的、令人满意的分析。在这些著作中几乎没有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哪怕是很短的一章,它们通常只限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作者序言”作一些释义。另一方面,围绕着现代辩论展开的更详细、更广博的研究的注意中心,已经转向其他方面;这些研究涉及马克思的经济学、辩证法、异化理论和思想发展等方面,但是,却很少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学者们流行的一致意见表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含义是不明

^① 由于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的论点和假说的混乱,我将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当做同义术语来使用。我说的“历史理论”,当然并不是意味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概念构成一个严格的、由公式组成的命题体系,可以同自然科学那种形式化的理论相匹敌。同时,我不打算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方面铸成这样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也不试图在形式上把它和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方面(例如辩证唯物主义)形式地分开。而是把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和其他概念保持在直觉水平上。

确的。马克思的各种说明,彼此之间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多数说明由于其不完备、不准确,因而完全是失败的。一般地说,马克思的思想在当前是研究者激烈争论的主题,从而就形成了一个有关权威的、各种观点彼此冲突的迷宫。马克思本人对这件事的情况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尽管几年来关于马克思的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复杂,没有始终保持严谨的学风,而且,对马克思的研究在社会上一直遭到在其他领域不能容忍的冷遇。造成这种情况的复杂原因,在这里无须探求。但是,这一境况使得人们难以公正考察马克思的思想。此外,出版商的需要又刺激着人们颇为片面地、“新奇地”去论述马克思。总之,凡是需要耐心考察的地方,人们却沉溺于幻想的飞翔;凡是需要对马克思进行有条理和严密地解释的地方,人们对原文的曲解和不忠却取得了胜利。

在评论我将要研究的特定问题以前,为了避免混淆,有必要就我的这一论题的性质作一些交代。虽然我以同情的态度研究这一理论,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捍卫它或修正它,确切地说,我是在试图发掘马克思的理论,力图揭示它的意义,阐明它的细微差别,并使它的某些内在难点突出地显现出来。从根本上说,我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一种以经验为根据的科学理论(或者当做想成为这样一种理论的一种企图)来对待。我相信,这是一种连马克思本人也能够理解的方式。

这种方式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以假设为根据的狡辩:马克思实际上是在做着他认为正在做的事情吗?这就是说,可能当马克思宣称或真正相信他自己正在提出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的时候,他实际上却是在某种形而上学观点上安置橱窗装饰。例如,某种耶稣基督来世论的世俗化模本,或者一种可能被认为是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规范的异化理论。

2 即使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很可能在马克思的头脑中是与各种伦